

大家小集

艾
芜
集

艾
芜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大家小集

艾芜集

艾芜

王莎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中國·廣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艾芜集 / 艾芜著 ; 汤继湘, 王莎编注. -- 广州 :
花城出版社, 2011. 4

(大家小集)

ISBN 978-7-5360-6098-2

I. ①艾… II. ①艾… ②汤… ③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③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6569号

丛书策划: 肖建国 秦 颖

责任编辑: 苏灿明 张 旬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台山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

(广东省台山市台城北坑开发区)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

印 张 18.5 5插页

字 数 400,000字

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册

定 价 3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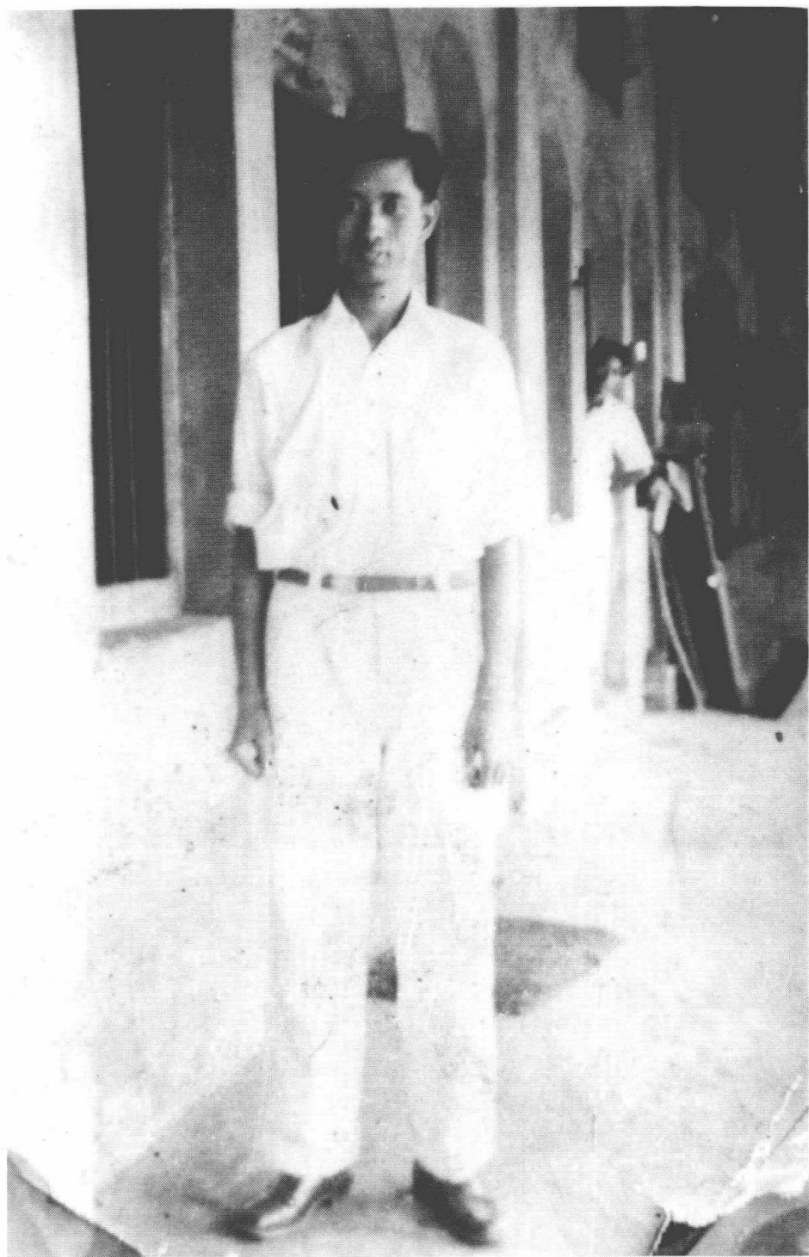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1931 年在上海



1928年，经万慧法师介绍，汤道耕（艾芜）为《仰光日报》撰写文章，并在《觉民日报》做校对。这是艾芜早年“南行”中少有的一张照片。



1936年2月，左联解散，艾芜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发起活动。这是左翼文学界的朋友在上海的合影。前右起：王梦野、杜谈、白薇；后右起：杨骚、沙汀、艾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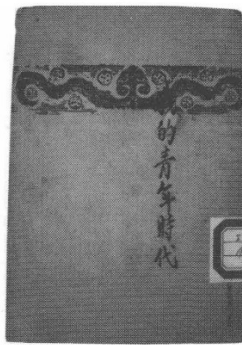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，艾芜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，重庆市文联筹委会副主任，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。这是他（前左二）与重庆大学中文系师生的合影。



《江上行》新
群出版社 1946 年 1
月再版封面。



《漂泊杂记》今
日文艺社 1943 年版
封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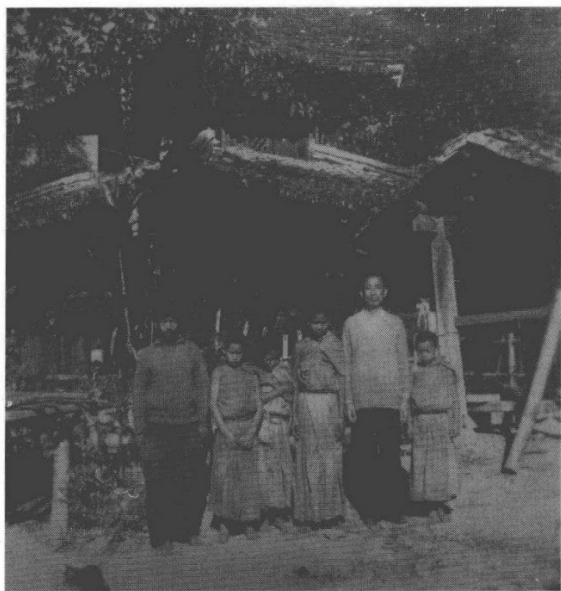
《我的青年时代》
开明书店 1948 年版
封面



1953 年 7 月，艾芜从鞍山来到北京，成为中国作协驻会作家，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《百炼成钢》。9 月，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，当选文联委员、作协理事。同年，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

1957年，艾芜（左二）与前苏联汉学家于北京颐和园。



1961年，艾芜第二次南行途中，摄于西双版纳。



1981年，在历时50天的第三次南行中，作家的足迹印遍了滇西。这是艾芜（右）与白族老歌手在亲切交谈。



1984年4月，艾芜和家人摄于成都新巷子19号庭院。



1982年，艾芜在会议上讲话。



1982年，艾芜在钢铁厂深入生活。



《漂泊杂记》云南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版封面。

大家小集

艾芜集



1981年，艾芜第三次南行，在云南深入生活。

文字的马帮：艾芜写作的当下意义

王 毅

文学史上作家们的地位忽高忽低，这算不上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事。时代有异，趣味不同，标准位移，都是可能的。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左翼作家地位变化之大，还是多少有些出乎意料，而且恐怕也出乎作家们自己的意料。在最近三十年的文学学术研究界，左翼作家们的地位总体上是大大下滑了，尤其是跟再往前的三十年比较起来，评价上的反差更是触目，好像真是应了俗语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祸福轮转宿命。

毋庸讳言，艾芜也在其中。虽然，推崇者并不吝啬自己的赞美，盛赞艾芜为流浪文豪之类，但这种更多带有个人偏好的定位，究竟难以抹平学界整体上评价的落差。这些是事实；另一方面，艾芜的作品依然在出版，读者还在阅读，影视制片人愿意在艾芜的作品中寻求灵感，有的当代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在写作中将艾芜的作品当做潜文本，这些也同样是事实。

那么，对于一个当下读者而言，艾芜曾经的写作究竟意义何在？换一个说法，艾芜的写作究竟有何当下意义？

江苴这地方最让人先想起的就是艾芜的书。一本《南行记》曾经让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看得如痴如醉。当年看时只恨自己没有生在艾芜的时代，只恨自己不能像艾芜一样跟随马帮穿山越岭地流浪。时间已经过去了百年，江苴却与艾芜流浪的时候差不太多，依然是石头铺成的街路，依然是“高脚楼”似的木屋，屋里依然幽暗陈旧，屋外的拴马桩上依然有马在歇脚。……马店的院里，还有一个马槽，石头的。一切的一切，都让人脑子里浮出艾芜所描述过的场景。看这床，看这马槽，都觉得是艾芜睡过的，是艾芜用过的。而门外的马栓，是艾芜拴过马的。文学这东西，因我自己是做这一行的，常常看轻它，可在这里，一个小村落，会让你想起书中的一切，会让你忍不住按书中所说去寻找，会让你惊喜和激动，会让你儿时的梦想一起涌上心头，会让你深深地怀念一个作家。这时候，就又会觉得文学的力量是那么的强大。

这是当代作家方方 2001 年云南旅行日记《到云南走走啊》中写下的文字。如果严格按照史料的标准看，方方这篇长文中有关当年艾芜南行的记叙存在不少错漏之处，个别地方还错得实在不该。不过，也许不需要那么苛求作家，作家究竟不是史家。相反，倒恰恰是这些史料方面的错漏，真正敞开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：艾芜一生写过众多文字，哪些并以哪种方式还在持续影响今天的读者？

如果用云南、马帮、流浪、写作这样几个关键词进行记忆的搜索，很可能找到这个结果：艾芜。当然，仅仅举出这些关键词以描述艾芜，它的危险性在于：可能窄化了艾芜的

写作，但这样做的好处也很明显：这些往往正是艾芜的文字令读者记忆最深刻的地方，甚至可能就是艾芜之为艾芜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。

而在这最核心部分，艾芜的人与文完全融合在一起，难以分辨。可以甚至应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做一个区分：哪些是艾芜当年漂泊、行走的真实历史，而哪些仅仅是艾芜作为一个作家可以享有的特权的结果——文学的虚构性叙述，虽然这种区分可以避免在文学理论意义上对作家的误读，但对艾芜的读者而言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冒犯：对一般读者而言，甚至可能还十分乐于这种难以分辨的混成。不仅是一般读者，即使像方方这样的当代知名作家，艾芜后辈同行的笔下，艾芜的人与文也是纠缠在一起的。这多少有些类似于徐志摩和他的诗歌对于读者的情形——人们对于徐志摩本人，关于他和张幼仪、林徽因、陆小曼的关系，关于他的浪漫情怀，明显远远高于对诗歌文本的热情。

艾芜的读者何以如此执拗于这种倾向，认为《南行记》等小说集中的“我”就是艾芜本人？

这里不能仅仅站在文学价值的职业性角度，简单地谴责读众的肤浅和含混——因为，除了文学价值的职业性与社会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以外，艾芜的写作本身确实存在这种文与人纠结在一起的明显特征。

关于自己的流浪、漂泊，艾芜不仅在小说中写得很多，在散文中也反复提及：

我自己，由四川到缅甸，就全用赤脚，走那些难行的云南的山道，而且，在昆明，在仰光，都曾有过缴不出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苦况的，在理是，不管心情方面

或是身体方面，均应该倦于流浪了。但如今一提到漂泊，却仍旧心神向往，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呵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。

“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呵”，这是艾芜最难以抛却的心结。

艾芜从来不是一个矫情的作家，甚至，跟一般想象的作家比较起来，艾芜的生平平实得不像作家。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止无定的漂泊者（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漂泊者——这个词语现在已经被赋予了更多形上层面的含义）。艾芜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的行止，是本义上的随流飘荡停泊。那流最开初是成都的九眼桥下的水流，随后就更是艾芜的生活之流。他是首先用脚来丈量，然后才用手来书写。一直到了晚年，艾芜应邀为《文化老人话人生》一书撰文时，还如此写道：“年纪大了，睡得少，有时不容易入睡。我就在睡了之后，闭下眼睛，尽量寻找绿色的植物，或者一片青青的麦苗，或者一丛绿色的竹林。这样的风景出现以后，就会有河流或者一片水塘进入梦中。人也就慢慢入睡了。”这段文字背后的潜文本，一定就是那些艾芜曾经走过的川滇、滇缅之间的山山水水以及相关的记忆与写作。

对于漂泊、流浪，大概无人能比艾芜更有资格说得上身心俱疲，但何以依然“心神向往”？艾芜很诚实，他“不知道”。之后，他尝试着回答说：“也许是深沉的苦闷，还深深地压入在我的心头的缘故吧？”他没有继续敞亮这深沉的苦闷究竟是什么。

这的确就是艾芜。他是一个职业作家，一生都在写作（在作家成为他的职业之前，他也主要是靠写作养活自己以

及家人)，同时也是一个异常沉默的作家，就目前能看到的资料而言，绝少臧否人物，不太愿意用散文的方式言说自己真实的心境——即使言说，言语之间也不难感受那份小心翼翼。

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，甚至可能也还不是最重要的。

重要的是，他向自己也向读者提出了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：我们为什么如此向往着流浪？

每个人都有着“深沉的苦闷”，尽管苦闷本身并不相同。正是人人都有的苦闷，使得人们不断地想象甚至向往着“另一种”生活。安居者渴望着流浪，而流浪者却又寻找着寄托——作为时间中存在的个体生命却又只能选择其中之一，因为没有人能同时在两条路上行走。这“另一种”生活可能是一种没有见过或者少见的奇异经历、天地（就如艾芜笔下西南边陲的景观、人文），也可能是某种尚不熟悉的生存状态（如同钱钟书《围城》的主旨）。

艾芜的写作，尤其是早年有关南行流浪漂泊的文字，就这样击中了读者。边地下层民众包括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，一个流浪读书人一路的见识与想象，川滇、滇缅群山中的寂静与寂静的危险，野人山、马帮、盗马贼、小偷、墨水瓶挂在脖子上的写作……那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另外一种生活，是生存的万般无奈和极度冒险，不是旅行社组织的旅行。

今天，生活变得越来越职业化和模式化，拐过同样的街道，进入同样的大楼，枯坐在全世界都一样的电脑面前，没有神秘，没有惊诧，没有危险，甚至也没有差异——人在单位，对于江湖这“另一种”生活的渴望来得并非毫无理由。对那些现在真的处于漂泊状态的人们，艾芜更会成为他们的另外一个时代久远但印象清晰的背影。

也许这就是为什么，读者会如此固执地将艾芜和艾芜笔